

喀喇沁旗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喇沁旗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责任编辑：白 音 赵振德 阎柱芳

顾 问：汪文成 王永孚 鲍 璠 翟云凌 王甫仁 江宗洲

李 笑 钱玉珩 杨 森 郑瑞峰 木 斯

喀喇沁旗文史资料

第 一 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喇沁旗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

赤峰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6.5万

1984年12月30日印刷

印数2000册

前 言

从地下挖掘的大量文物来看，远在细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喀喇沁这块土地上狩猎、捕鱼、采摘野生果实，从事着生产劳动，创造着人类文明。西周时期这里属东胡地，秦汉时北平郡的北境，后汉属鲜卑，晋代是慕容氏，北魏时又有库莫奚人居此，唐代初期奚人内附唐朝在这里设饶乐都督府，隶属于营州，后为东西奚，不久又并于契丹。金完颜亮贞元元年为北京，置留守司。元朝东境为大宁路，西境为大都路。到了明代先为大宁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一年又改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永乐初年把大宁地赐给兀良哈三卫中的诺音卫。十五世纪初，有元功臣乌梁海济拉玛的后裔苏布地为喀喇沁的首领。清入主中原前皇太极天聪二年，苏布地举地投降后金，天聪九年编所部佐领，又以苏布地之子固鲁思齐布掌右翼。康熙三年封固鲁思齐布的三子班达尔沙为喀喇沁扎萨克多罗杜楞郡王，从此世代相袭建立了蒙古贵族封建主在这块土地上的特权。

从上述历史变革情况看，我旗不仅有三千多年的文字史，而且还是个多民族的摇篮。这里有悠久的灿烂的民族文化，有各族人民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光荣史。

人类社会是发展的，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总结过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导现在和教育未来，使现在和未来的人们能从这汇聚时代百川的历史长河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认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从而去继承和发扬

优良传统，批判和肃清封建糟粕。

不幸的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文献和史料，有的在历史更迭中被外国人拿走，有的在土改运动时散失，剩下来的也被史无前例的“文革”飓风席卷一空荡然无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我们虽然作了一些挖掘、抢救文史资料的工作，但可惜的是一些历史的知情者有的已长眠地下白骨不言，有的辗转病榻无法问津，有的鹏飞天涯鱼雁久绝。我们只好一边尽力去挖掘、抢救，一边把得到的资料加以整理出版，以期抛出一块砖，引来多块玉。热切地盼望关心这项工作的社会名流、史料收藏家、历史知情者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

这个集子里还转载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吴恩和、邢复礼二位先生合写的《贡桑诺尔布》（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集）、一篇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纳古单夫同志写的《特睦格图——蒙文铅印的开创者》（载《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这两篇文章所写的都是近代史上喀喇沁旗的重要人物。前篇的两位作者也是喀喇沁人。虽然这二位先生现已不在人世，但在反映故乡的历史面貌上，他们也尽到了一份责任。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我们的历史知识贫乏，文字功底浅薄，在编辑和整理工作中错误以至乖谬之处一定在所不免，衷心地希望得到明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喀喇沁旗行政区划变革情况

.....《旗志》办公室供稿 周旭辉整理 (1)

深山里密送情报, 被捕后死里逃生

.....于治祥口述 沈相成整理 (5)

王爷府地主武装劫打八路军炮兵旅事件

.....木 斯 吴国辅 (14)

旺业甸区小队被袭击的始末.....赵振德搜集整理 (18)

顽匪伊相臣覆灭记

.....钱玉珩 赵振德搜集并整理 (23)

浩气长存——记小牛群区三位区长的牺牲

.....安玉林忆述 亢立先整理 (36)

壮烈牺牲的霍主任.....汪宗一 (46)

日本经营的喀旗大西沟莹石矿.....阎桂芳 (49)

满洲国在喀喇沁旗旺业甸实行集家并村的罪行

.....赵振德 (51)

满洲国蒙古王公土地奉上.....木 斯 (58)

贡桑诺尔布.....吴恩和 邢复礼 (67)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

附: ①喀喇沁部扎萨克历代晋封情况

郑瑞峰供稿

②喀喇沁部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

世袭表

郑瑞峰供稿

③贡桑诺尔布和福晋善坤及日本女教师
河原操子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④贡桑诺尔布和日本官员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⑤王爷府遗址照片 文物管理所供稿

崇正学堂.....汪宗一 (87)

附：①崇正学堂开学典礼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②毓正女学堂开学典礼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③喀喇沁留日学生在东京与日本教师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④日本女教师河原操子送毓正女学堂学生
去东京入学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特睦格图——蒙文铅印的开创者.....纳古单夫 (93)

《转自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

喀喇沁王组建的“燕貽堂”戏班.....阎桂芳 (105)

喀喇沁王爷府杀虎营子(四十家子)由来
.....阎桂芳 (108)

龙泉寺简介.....郑瑞峰 (110)

附：①龙泉寺全景照片.....文物管理所供稿

②石狮子照片.....文物管理所供稿

③龙泉寺两方元代碑文...文物管理所供稿

④赞龙泉寺诗文十一首.....郑瑞峰供稿

喀喇沁旗行政区划变革情况

旗志办供稿 周旭辉整理

喀喇沁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南部，地处七老图山脉东麓。自清朝初期设立旗治以来，随着历史的更迭，几经变迁而形成了今天的喀喇沁旗。

清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喀喇沁部者勒蔑系第十四代首领苏布地内附清朝，其子固鲁思奇布授扎萨克（旗长）。统领喀喇沁右旗，共四十四佐，驻锡伯河北，隶属卓索图盟，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因喀喇沁右旗族属繁衍，清理藩院命在右旗领地内另辟喀喇沁中旗。喀喇沁右旗，俗称喀喇沁王旗。总面积一万二千五百平方公里。喀喇沁右旗王府原建于锡伯河畔的龙山，康熙九年（1670年）迁至王府（大营子）。清雍正初年，设热河厅、八沟厅（今平泉），喀喇沁右旗属八沟厅统辖，地处八沟厅的北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改热河厅为承德府，另置热河道，八沟厅改为平泉州。光绪三十年（1904年）辟喀喇沁右旗东半部，增设建平县（包括平泉县的北部、建昌县的西部）。

民国年间、北洋军阀为了阻止蒙古王公的独立，在维持清代对蒙古王公的封爵，发给俸禄的同时，在统治权力上效法清朝逐步削弱蒙古王公上层势力的政策，民国三年（1914年）设置热河特别区）即原昭乌达、卓索图盟之地

域)，並在其境内大量设立县治，实施废旗设县。将今喀喇沁旗全部和平泉县（喀喇沁中旗）北部设大宁设治局，后改为宁城县，隶属热河特别区。

伪满初期，实施旗县复合制，即旗县并存，一地两主（蒙人归旗、汉人归县）。在设建平县的同时，又设喀喇沁右旗，县公署设在老建平，旗公署设在王爷府。这样，使同一区域的旗与县自成一行政系统，分人而治，形成了旗与县並存的局面。伪康德七年（1940年）又废除旗县复合制，实行旗县合并，取消县治名称，将民国二十年（1931年）划归宁城县的喀喇沁右旗西半部和旧建平县统合为喀喇沁右旗，伪旗公署设在平庄。其地域包括建平县全部，喀喇沁旗全部，隆化县的七家、承德县的五家，均属喀喇沁右旗。其东界土默特右旗（朝阳）敖汉旗、西界围场、隆化、承德三县，南界喀喇沁中旗、喀喇沁左旗，北界翁牛特右旗（赤峰）。总面积四万一千二百二十七平方华里。下辖三十二个行政村。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东分区于一九四二年在长城以北，曾建立承平宁联合县，下辖八个区，当时右旗属第八区，即特八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相继建立。热河省先后成立了热中、热北、热辽专署，喀喇沁右旗隶属热中专署（第十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时将伪喀喇沁右旗改为建平县，县政府仍驻平庄。

一九四六年二月，划建平县为建平、喀喇沁右旗两个旗县，以马鞍山、毕家坝为界，东部属建平县，西部属喀喇沁右旗。同年九月，热河省政府鉴于喀喇沁旗蒙、汉杂居的情况，实施了蒙、汉分治，在设旗的同时，又在喀喇

沁右旗设建西县，旗县政府所在地设在王府，建西县所辖王府、公爷府、旺业甸、罗营子（牛营子）、小牛群、克勒沟六个区。同时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将建平县的西部（老哈河以西、马鞍山、毕家坝以东）建立建中县。建中县辖平庄、乃林、楼子店、西桥四个区。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热河省政府令建中县合并于建西县，旗县政府也合并在一起，取消蒙汉分治，改为喀喇沁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一九四八年春，旗县政府从王府迁至公爷府（锦山）。全旗共划九个区，二百二十三个行政村。同年十一月三十日，热河省政府宣布撤销昭乌达政府、热中、热辽专署。一九四九年三月，热河省委将昭盟南部地区的联合政府和合署办公的形式加以调整。喀喇沁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遂改为喀喇沁旗政府。五月又改称喀喇沁旗人民政府。

建国后，一九五〇年全旗除仍设九个区外，将行政村合并为一百七十三个。一九五四年，旗人民政府改为旗人民委员会。一九五六年一月，热河省建制撤销，热河省下属的宁城、赤峰县、喀喇沁、敖汉、翁牛特旗、乌丹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同年春，喀喇沁旗开始第一次撤区划乡，共划为一个镇、五十个乡。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二次划乡，全旗又划为二个镇、二十二个乡。同年秋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将乡级机构改建为二十二个人民公社。年底，将平庄地区的平庄、五家、太平地、美丽河四个公社划归赤峰市。一九六〇年二月，全旗进行并社工作，将原十八个公社合并为九个。后又在原九个公社的基础上新划出七个公社。一九六四年七月，盟决定将原喀喇沁的马蹄营子公社、什大份公社（后改为山前公社）从赤峰市划回。至

此全旗共有十八个公社、三个农牧场，行政区划基本稳定下来。东界老哈河与建平县相邻，南靠宁城县，西与河北省围场、隆化两县接壤，北与赤峰市、赤峰县毗邻。东西长约一百零四公里，南北宽约七十五公里，总面积为三千二百三十三平方公里。

一九六九年八月将昭乌达盟从内蒙古自治区划出，归属辽宁省。喀喇沁旗隶属辽宁省昭乌达盟。一九七九年一月，又将昭乌达盟划回内蒙古自治区。至一九八三年内蒙古自治区对盟市机构进行了改革，十月撤销昭乌达盟，将原昭乌达盟所属旗县划归赤峰市管辖。同时将喀喇沁旗山前公社，马蹄营子公社的公格营子、西六家、四家、喇嘛地、岭上五个大队，楼子店公社的乔家窝铺大队、甸子公社的望甘池、昌盛远二个大队并入赤峰市元宝山区。一九八四年初，随着全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我旗取消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建制，建起了乡、镇级管理机构。全旗共划分十六个乡、五个镇及乃林果树农场。

深山里密送情报 被捕后死里逃生

——忆我在抗日战争中的生活片断

于治祥 口述

沈相成 整理

当杨润田我们俩谈到当年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时，往事象潮水般涌上心头。

抗日战争发展到一九四二年，八路军逐步深入到我们这偏僻的山区，利用军事上的有利地形开辟根据地。宝石沟山高路险，丛林密布，是公爷府至宁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日本鬼子利用汉奸、特务到处搜查共产党、八路军，弄得人心惶惶，形势非常紧张。我们宝石沟当时只住着五户人家，靠着山林，是个僻静地方。可是，在这里却发生了一些不平常的事情。

就在这年腊月二十七的晚上，已是夜深人静了。

“老乡”！门轻轻地响了一声。

我忽听有人叫门。定了定神，心想这么晚了，有谁能到这死山沟里来呢？我打开门，在黑夜中隐约看出当院站了二十来人。

一个人小声问：“老乡，你姓什么？”

“姓于，叫于治祥。”

“宝石沟只有这几家吗？”

“就这几家。”

“你们这来过八路军吗？”

“没有”。

“你看过八路军吗？”

“没看过。”

“我们就是八路军，到这里是开辟地区来了，中国就要解放了。我们还没吃饭，还要在这住下，请你给安排一下，行吗？”

我答应后，领他们到院外，一看，两排整齐的队伍站出老远，约有一百来人。啊！还有这么多呢！我领着四、五个人，到那几家去叫门安排住宿。安排好后，我们一家人为八路军准备饭菜。饭后，其它同志都休息去了，刚才和我问话的那个同志，把我叫到里屋套间。屋内有四、五个人，叫我在一旁坐下，开始问起情况来。

“这地方有多少大户？”

我从四十家子到桥头湾子，用手指掐着点了有十二、三户。

“这离公爷府多远？”

“三十里。”

“公爷府有那些兵？”

“有警察署、国兵、日本宪兵队。”

“他们都有多少人？”

“我知道的警察署十五、六人，国兵一百二、三十人，宪兵二十来人。”

然后，他打开地图，在上面划了几笔，又说：“你能不能弄到公爷府河南的地图，如能弄到，我们来人给我捎去。”说完，又画了一张草图，说了几句要我以后多帮

助八路军办事的话，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饭后，这个同志又把我叫到里屋说：“我们打算在这过年，看来这个村住处比较困难。”又把地图打开问：“樱桃沟这地方你有没有可靠的人？”

“有。”

“能不能联系让我们住一下？”

因为没有十分把握，只答应去联系。于是，上午我就翻山越岭到樱桃沟朱昌虹家。我和朱昌虹来往关系比较密切，他是那个甲的甲长，和公爷府的警察署、国兵、宪兵队都有些联系。到他家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有一批八路军到咱这开辟地区，是全武装，一百二十多人，打算在咱这过年，因我家住处紧张，看你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

朱昌虹很有把握地答应：“行！弄好吃好，弄赖吃赖，吃好吃赖原谅点，在这出了事我负责任！回去向部队说，叫他们放心。”

我走后，他就到公爷府去，靠着一张巧嘴，说有八路多少多少，怎么怎么厉害，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又是威胁，又是利诱的背着日本人弄来了不少白面和一些其他东西，准备给八路军过年。

我回来后，把到那联系的情况做了汇报。这年正好是腊月二十九过年。我带领一百二十多名八路军在二十八的夜里，把部队送到朱昌虹家。正月初一的晚上，已将近半夜了，部队回到我家。第二天晚上，他们要趁着黑夜往南走。这个同志把我叫到里屋，说：“我叫黄云，我们以后要安排一部分人到这来找你，请你多帮忙。”以后我才知道他是杨雨民。並给留下近一千斤粮票和一封介绍信说：“把

他保存起来，等解放后交给当地政府。”

他们一走，很快过去了十多天。一天晚上足有一更多天，又有人叫门，我开门后，见是九个便衣同志。一个年轻的同志问我：“你姓……？”似乎有意把声音拉长，然后停了下来。

“我叫于治祥。”

“黄云派我们来，找你执行一个锄奸任务。”接着问：“公爷府有特务吗？”

我向他们介绍有个叫吴树林的特务，无恶不做，家住在小庙子。他又接着问：“你小庙子有熟人吗？”

“没有，嘎巴沟史东碧是东沟史东坡的本家，和小庙子熟悉。”因为他们行动很急促，我立即把他们送到史东坡家，又向史东坡介绍了情况。接着，史东坡没有再耽误，派人把他们送到嘎巴沟史东碧家，史又把他们送到小庙子。

吴树林被包围后，先发制人，开枪打伤了一名八路军，他逃跑了，战斗完了，发现打死了他的老婆。这名伤员开始在史东碧家养伤。由于情况多变，形势紧张，只住了三天，我们又把他悄悄地转移到史东坡的沟里的一间小屋里。就在这天，他们这几个人又来了。那个负责人自我介绍说：“我叫刘艳民，那天没有来得及和你细谈，我们晚上就走，过几天给你来信，请你多帮忙。”

他们走后，我们两家买药请医，送水送饭，用心调养。话真不假，第三天的下午，从宁城县来了一名便衣同志，到门口就问：“于治祥在家吗？”

我正在院里，一抬头，见是一个陌生人，便迎到门口，“你有事吗？我就是。”

“那我们到院里谈吧！”

刚领进屋，他就说：“刘艳民写了一封信，叫亲自交给你，让你转给伤员。”说完，没站脚又走了。我立即把信送到了伤员那儿。他看完后，马上又写了一封，叠好后说：“请费力把它面交给刘艳民。”

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又立即往宁城县大北沟子送信。刚进村，见到一个人，他有意打马虎地问：“干什么来了？”

我认真地回答：“听说杨先生在这，小孩病了，我给小孩请先生。”

“杨先生昨天还在，今天已经不在了。”

“那我到范廷那串个门。”真巧，到那就找到了刘艳民，那时范廷不在屋，我就顺手把信塞给了刘艳民，这时范廷进了屋，我搭讪着：“我来请先生，顺便到你这串个门。”这时太阳已经要落山。我张罗着要走，刘艳民在一旁装做不认识，盘问我，不让我走。后来我假意找范廷当保，范廷满口答应说：“这是个老实人，出不了差错，出了事我担着，家里还有病人，快让他请先生去吧！”回到家都已经上灯了。就这样，为八路军送完了第一封信。

十多天后，这个伤员还没痊愈。四十家子于治星又突然捎信说，情况紧急，要赶紧把伤号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我就赶紧把这位伤员转移到小玉皇顶李万良家，养好伤后，回到部队去了。

从那时候起，我们家就成了八路军秘密联络点，我也自然成了秘密交通员。他们经常在夜间来往。八路军的小股部队有时也在这路过、吃饭、住宿。那几年，家里虽然来过的人不少，但真正熟悉认识的却不多。后来我才知道

杨润田、田会等领导同志都到我家来过。

那年二月中旬，一个名叫高桥的干部带领七十多名八路军来到这里，他们的无线电台没电池了，我就立即去公爷府买了二十多节电池给他们带走了。他们每次来，都要为他们传送信件和办一些事情。往南到宁城县大北沟子和黑山沟刘瑞庆家，往东一般是史东坡家，有时也到樱桃沟去，都是单线联系。信件大都放在帽沿、鞋帮或衣袖等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他们来了，有时一住几天，我就要天不亮把他们送到山上，白天送饭，晚上往回接。用木棒敲树桩做为接头信号。他们最短几天来一次或一天一次，最长一个来月来一次。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他们走后，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两个月没有来。由于抗日战争的形势不断向前发展，日本鬼子越来越暴露他们的狰狞面目，活动越来越频繁，我们的心里时刻都在挂念着他们。

数九寒天的冬至月，一个深夜，北风呼啸，吹得山林沙沙作响。

“老乡？”

又有人叫门，我们全家人的心情又喜又惊。我小心地开开门，在夜幕下，模糊不清地看出是七个人，都是便衣。进屋后第一句话就轻声问：“你叫于治祥吗？”

“是我。”

“刘艳民到你家来过吗？”

我犹豫了。那个象个负责的人说：“刘艳民叫我来找你，以后我们要经常来，找你办很多事，请你多帮忙。我叫崔亚周。”我这才放下了心。我又以串亲家、看朋友和办事等名义，给崔亚周他们传送信件。到了五月，又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双胶鞋。

这里虽然没有炮火连天的战争，但白色恐怖更使人不得安宁，日本鬼子残无人道，汉奸、走狗卑躬屈膝，多少人生活在死亡线上。转眼之间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八月。十三日的这天晚上，崔亚周带着七个人非常急促的来到我家。背后还多了一个背大刀，叫李武一。他们带了五支枪。崔亚周对我说：“现在情况紧急，我们要回承德，形势的需要，我有可能到宪兵队去，如果有事可与信联络。今天把枪藏在你这，过三、四天我们就来拿。”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第二天夜里，他们就把枪取走了，李武一没有来。告别时崔亚周只说了一句话：“以后办事要多注意，多加小心啊！”

八月二十一这天上午，我正在场院里搬谷子，往外一看，一眼就认出是李武一带着四个宪兵，大摇大摆地来到场院，我顿时预感到灾难即将临头。

一个宪兵气势汹汹地问：“你姓啥？”

“姓子。”

“你是于治祥吗？”

“是。”

“就是他。”李武一在一旁说了一句。

我轻蔑地向这个无耻叛徒瞥了一眼，接着就把我弄回家。一进当院一个宪兵厉声喝问：

“你把八路军的枪藏到那去了？”

“我没有藏枪！”

李武一声嘶力竭地喝道：“还想抵赖！”

四、五个人个个手持棍子、木棒等东西，劈头盖脸向我打来。一直打得头破血流，头晕目眩，栽倒在地上。他们乱翻了一阵，没有捞到一点东西，然后把我带往公爷府